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何典 序

序一 昔坡公嘗強人劭平鬼；辭曰無有，則曰「姑妄言之」。漢《藝文志》云：「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，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為也。」由是言之，何必引經據典而自詡為鬼之董狐哉？吾聞諸：天有鬼星，地有鬼國；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，盧充有鬼妻，生鬼子；《呂覽》載黎邱奇鬼；《漢書》記繫亭冤鬼；而尺郭之朝吞惡鬼三千，夜吞八百，以鬼為飯，則較鍾進士之啖鬼尤甚。然或者造無為有，典而不典。若乃「三年伐鬼」，則見於《書》；「一車載鬼」，則詳於《易》；「新鬼大，故鬼小」，則著於《春秋》。豈知韓昌黎之送窮鬼，羅友之路見擲揄鬼，借題發揮，一味搗鬼而已哉？今過路人務以街談巷語，記其道聽途說，名之曰《何典》。其言則鬼話也，其人則鬼名也，其事實則不離乎開鬼心，扮鬼臉，懷鬼胎，釣鬼火，搶鬼飯，釘鬼門，做鬼戲，搭鬼棚，上鬼當，登鬼籙，真可稱一步一個鬼矣。此不典而典者也。吾只恐讀是編者疑心生鬼，或入街鬼窠路云。太平客人題。

序二

無中生有，萃來海外奇談；忙裡偷閒，架就室中樓閣。全憑插科打諢，用不著子曰詩云；詎能嚼字較文，又何須之乎者也。不過逢場作戲，隨口噴蛆；何妨見景生情，憑空搗鬼。一路順手牽羊，恰似拾蒲鞋配對；到處搜鬚捉虱，賽過搯迷露做餅。總屬有口無心，安用設身處地；儘是小頭關目，何嫌脫嘴落鬚。新翻騰使出花斧頭，老話頭箍成舊馬桶。陰空撮撮，一相情願；口輕唐唐，半句不通。引得人笑斷肚腸根，歡天喜地；且由我落開黃牙牀，指東說西。天殼海蓋，講來七纏八丫叉；神出鬼沒，鬧得六缸水弗渾。豈是造言生事，偶然口說無憑；任從掇冊查考，方信出於《何典》。新年新歲，過路人題於罨頭軒。